《蘋果》法庭組｜我只求一個小小漣漪

5分鐘前

A A A

《蘋果》的法庭版有點特別。特別在人手相對充裕，每一單與反送中相關的案件都不會放過，案情即使瑣碎乏味，也要寫得仔細齊全。在這背景之下，我遇上一宗聽障少年涉嫌襲擊警司的案件。

相關新聞： **《蘋果》法庭組｜那些再無法以《蘋果》記者身份公開的筆記**

首日審訊，瘦削的少年被告戴着一副黑色耳機，身邊是負責覆讀庭上內容的傳譯員。似乎這就是庭上唯一的異常，其餘一切都如常運作。正常的語速、正常的盤問……直至控方案情完畢，少年決定出庭自辯，在最後關頭聽錯控方一系列的關鍵問題，錯將「冇」聽成「有」，回答了對他不利的答案。少年至休庭時才得知自己答錯問題，不禁自責落淚。

我在散庭後與少年攀談後才得知，若然沒有助聽器的幫助，他的狀況近乎全聾。庭上每句話，他都需要聚精會神地傾聽。如果語句複雜冗長，要準確理解就更加困難。然而，不論是裁判官抑或雙方律師都從未探究過他的聽力狀況，大多時間亦沒放慢語速或脫下口罩，方便被告讀唇。

相關新聞：**《蘋果》法庭組 | 那些再無法以《蘋果》記者身份公開的筆記**

經過一輪資料搜集後，我才發現司法機關對聽障和聾人的理解和支援嚴重不足，而這宗襲警案或許只是冰山一角。我回到公司整合好資料，在腦中綵排數次，再糾結了片刻，便鼓起勇氣走向老細的位置，將我所想的通通「嘔」出來。結果，老細很信任我，給予我空間和時間去跟進故事，討論過程中非常尊重我的意見，同時給予我適當的指導。

聽障少年最後被判入更生中心，裁判官狠批少年謊話連篇。少年臨被押走那一刻，從鐵欄的夾縫間躍出半身，口齒不清地對着母親高喊：「媽！生日快樂！」散庭之後，我走到法庭的出車口外，彆扭的站在一班「送車師」身旁，目送着囚車在筆直的太安街上遠去。我抹去疑惑和哀傷的淚水，反覆告訴自己，我已做盡了。

我只求一個小小漣漪。

報道刊出之後，另一宗案件的聽障被告獲法庭安排即時文字轉錄服務，可透過文字了解審訊內容。報道同時在聾人和弱聽人士的圈子得到廣泛迴響，少年最後也獲准保釋等候就定罪和判刑上訴，暫時可與母親重逢。

我不禁想，若然沒有《蘋果》的影響力，這些改變仍會發生嗎？當然，這個問題沒有答案，但我相信用心的報道，能夠帶來可能性，而可能性正是改變的基礎。

我眼中的蘋果，是一份自由，免於紅線的自由，容許記者創造可能性的自由。所以，即使《蘋果》並不完美，即使《蘋果》有時不夠專業，即使我也有恐懼，我樂意與其他同事，守護這份自由至最後一刻。

《蘋果》不在了，怎麼辦？

我會記下所有悲傷，記下所有憤怒，然後，種出破開岩石的溫柔。

會繼續做記者。

建朗